



“轧太平”为利群村“轧”出了什么？

【提问】一个“轧”字，藏了多少念想？

曾经，在利群村民的心中，一年有两件大事，一是过年，二是“轧太平”。

村党总支书记严炳慧今年44岁，是土生土长的利群村人。说起“轧太平”，他最先想起的不是如今满街的小吃和服装，而是童年。

“我小学就在村小读的，村小在‘轧太平’这条路的边上。”他伸手朝路边指了指，那个位置早没了学校的影子，但他记得很清楚，“每年二月初八，路被堵住了，上学不方便，学校就放半天假。”

这半天假，让“轧太平”成了孩子们心里仅次于过年的盼头。大人给的两毛钱，舍不得一次花掉，要拆开买几分钱的糖，多吃几样。他最喜欢在摊上打弹珠，拉一下，弹一下，中了就有玩具，“那时候的快乐就这么简单。”“轧太平”这三个字，就这样印在每代利群村人的心里。

“轧”在吴语里的意思是“挤”，是摩肩接踵的热闹；“太平”则是百姓对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最朴素的盼头。

但为什么轧一轧就能得太平？这根子，扎在海宁的历史与土地里。

海宁“轧太平”主要出现在袁花、丁桥、黄湾三地，起源众说纷纭。有说法称“轧太平”始于唐代，《海宁市志》（1995版）记载：“唐玄宗时，每年二月初五，相传为潮神朱令公诞生，素有‘祭潮神’赶集的习惯，到村人山人海，商贩倍增。”民国《海宁州志稿》的描述更传神：“是日百货麇至，近十里许乡村男妇老稚，鲜有不至者，真有人山人海之观。”

三地之中，丁桥皇岗（利群村地界）、黄湾“轧太平”的时间略晚，在二月初八。但利群村的“轧太平”最为有名，因为这里有座太平寺，香火颇旺。

据《丁桥镇志》记载，相传元末天下大乱，朱元璋的母亲逃难到皇岗，在太平寺门前诞下一子。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，微服来皇岗寻母。

百姓听说皇帝要来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想一睹龙颜、沾一沾“皇气”。巧的是那一年四方平安、五谷丰登，人们便信了一年——到皇岗轧一轧，能轧出一年的太平。明代诗人笔下“日落皇岗处处营，士女齐集会太平”的景象，便是这番盛况

的注脚。

另一说是为纪念西汉张渤，相传他曾带领百姓在此地治水，为地区的农业生产、社会进步作出贡献，因此，每年在他的生日（农历二月初八）这一天，后人便举行祭祀，香火绵延至今。

还有一种说法，讲的是蚕花娘娘会在二月初八下凡，保佑四方养蚕人。老百姓便在这一天“轧闹猛”，为新一年的种桑养蚕祈福迎祥，所以“轧太平”也叫“轧蚕花”。

种种传说，真假莫辨，指向的却是同一个心愿：对太平年景的向往。

海宁自古是蚕乡，南宋以后蚕桑勃兴，明清两代“蚕利十倍于耕”，民间流传“蚕熟半年粮”。每年二月初八，恰逢春耕备耕、蚕事将起，乡民们趁这天来买桑秧、蚕匾、竹篓、叶刀。

84岁的利群村老书记马生康说起年轻时“轧太平”的场景，语气里还带着热乎劲儿：“打拳的、卖膏药的、说书的、卖梨膏糖的，什么都有。本地木匠拿自己打的桌子、凳子出来卖，竹匠摆出蚕匾，

箍桶师傅也来凑热闹。”他掰着手指数，“以前我们买东西的机会不多，大家都盼着那天。”

“轧太平”时，江苏、江西、广东等地的商人都会来到利群村，马生康清楚地记得当时景德镇产的碗、盘是靠水路运来的，“轧太平”的时候，船只占满了村庄周围的河道。

以前的利群村，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：“皇岗三里街，下雨穿绣鞋。”意思是街两边的房子商铺连成片，下雨天走一趟，就算穿着绣花鞋，也不会被淋湿。

说到底，旧时的“轧太平”是一场集会，更是一种约定。人跟人约好，这一天带着手艺和收成来碰面；人也跟自己约好，这一天挤进去轧一轧，求个风调雨顺、蚕事兴旺。

在物产欠丰的年岁里，这样的一期一会，谁都不肯错过。这种约定不需要通知，不需要组织，自生自长，活了千年。村里老人说，“轧太平”不能停，不去轧一轧，心里就不踏实，好像这一年缺了点什么。去了，心就安了。

■记者 应丽斋 闻心玥 插画 张利昌

※村庄名片

利群村

利群村位于海宁市丁桥镇东部，村域总面积4.2平方公里。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，杭浦高速公路、08省道贯穿全村。

全村下辖25个村民小组，共有农户766户，总人口2500人。2025年，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.36亿元，村集体经济年收入654.93万元，其中经营性收入311.19万元，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.56万元。全村耕地面积3199亩，其中水田1985.37亩、旱地330亩、桑园32亩。

利群村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。其中，最具地方特色的，当数流传已久的“轧太平”风俗。全村各项社会事务有序发展，精神文明建设推进，村民安居乐业，获得感、幸福感持续提升。利群村正以崭新的姿态，朝着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，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。

近年来，利群村坚持党建引领，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，先后获得浙江省A级旅游景区村庄、浙江省善治村、浙江省卫生村等多项荣誉称号，在基层治理、生态建设、民生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。

※村书记的心愿⑤

“利民为本，群兴共富”新时代新征程

我是利群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严炳慧。自任职以来，我秉持“民有所呼，我有所应”的工作准则，团结带领村“两委”班子和全体村民，实干攻坚促发展、用心用情惠民生，村容面貌持续改善，村民生活品质稳步提升。展望未来，我有如下心愿与规划：

一、以文化铸魂，让群村更有底蕴。推进“书香禅意”文化空间建设，将太平寺的禅意与皇岗书院的书香深度融合，让传统文化走出典籍、走进生活。三年内，完成禅意小道、静思角等景观节点打造，常态化开设国学讲堂、禅茶品鉴等沉浸式课程，让文化礼堂月月有活动、季季有主题，真正成为村民心之所向的精神家园。

二、以服务暖心，让党旗更加鲜红。持续擦亮“红韵太平”党员志愿服务品牌，在“轧太平”等民俗活动中，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。同时，联动专业力量做深“翰墨雅韵”书法培训、“小小主持人”等特色项目，让党群服务中心成为老中青幼各得其乐的共用空间。

三、以善治固本，让乡风更显文明。深化“七色七力”治理矩阵，将德治文化融入村规民约，坚持“群众无小事，事事有回应”。以家风促民风，以民风带乡风，让利群村成为和谐善治样板。

四、以产业富民，让集体更有实力。将文化思维融入资产运营，在全面完成闲置厂房出租、集体经营性收入增资的基础上，引导盘活空间引入文创工作室、研学基地、非遗工坊，鼓励村民发展庭院经济、手工艺制作，让文化变现、技艺传家，让每一个利群人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。

“轧太平”的人潮年年，太平寺的钟声年年，皇岗书院的文脉虽然渐逝，但有人在捡拾。埋下去的种子，终会等来一场春风。

【追问】庙会归来，留下了什么？

“轧太平”还是那个“轧太平”，如今，它的模样没变，味道却变了。

2公里路，1000多个摊子。烤肉、铁板鱿鱼、臭豆腐的招牌隔几十米就出现一次。套大鹅和飞镖摊位的喇叭循环播放着类似的吆喝，服装摊位挨着服装摊位，衣服挂得一层摞一层。这样的场景，似乎和一般的夜市没什么两样。

78岁的沈金凤是如今“轧太平”中为数不多的老手艺人。她从海宁袁花来，卖的是自己手工编的竹篮子。从前这种篮子是用来装茶叶的，她家几代人都做这个，打小“轧太平”就是她每年非去不可的“仪式”。今年她编的竹篮，在袁花“轧太平”的几天卖掉50个，到皇岗的头天上午，卖了5个。不少年轻人经过她的摊位，都会好奇地问上一句：这篮子能用来干嘛？

马生康今年也去“轧太平”了，但这些年来，他很少会在那里买东西。“以前是买一些农具、生活用品，现在这些东西平时也能买到了，而且摊上主要是卖小吃的。”

“轧太平”还是人山人海，但大家心里那股兴奋劲儿，好像淡了。

或许，是“轧太平”脚下那片土地变了。蚕桑，是“轧太平”千年不息的经济底

座。而现在这个底座几乎消失了。

马生康说，不养蚕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。村里的人少了，原先养蚕的人也老了，桑地也改种粮食了。蚕桑一退，蚕匾没人编了，竹篮自然没人买了。

古早的内容退了场，但组展方式又延续着最古老的自发模式。摊位由沿线村民和摊贩自行对接、自行定价，村里和镇里不参与组展，只负责安保维稳和保洁。

今年22万余人次涌进来，沿线村民收的摊位租金总数72万元左右，平均每户人家的收入超过1000元。村民得了实惠，这当然是好事。

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：你租给卖烤串的，我也租给卖烤串的，1000多个摊位同质化严重，摊贩是否有经营资质，卖的东西质量如何，没有统一的准入门槛。这不是说“轧太平”已没有存在的理由了？显然不是。

严炳慧说得很实在：“我不是为了来买个东西，我就是来看看。挤一挤，祈求来年好。”这种朴素的信仰，千年前是这样，千年后也是这样。

“轧太平”的信仰根基在，人气底盘也在。问题在于穿越千年的“轧太平”要如何跟当代生活需求对接。人们带着祈求太平的心愿而来，又能从这里带走什么呢？

说到底，“轧太平”本质上是一场庙会。它因信仰而起，因集市而兴，是宗教、商贸与民俗交融的产物。它的困境，也是许多传统庙会共同面对的困境。

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申报条件明确要求：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清晰的传承脉络，至今仍以活态形式存在。对照来看，“轧太平”的历史足够悠久，但或许不够“鲜活”。

目前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庙会数量不少，每个庙会都有自己的灵魂与特色。

上海龙南庙会以“十二花神”为核心文化主线，赏花、巡游、祈福串成一条完整的体验链。河南浚县正月古庙会中，周边村庄的村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高跷、竹马、背阁等轮番上阵，“社火村超”更是让庙会成了村与村之间的文化擂台。佛山祖庙庙会上，汇集了香云纱染整、佛山剪纸、佛山狮头、石湾陶塑、广绣等10项国家级、省级非遗项目。

“活得好的”庙会，都不是因为摊位多、人多，而是因为守住了那个不可替代的魂。利群村本身就是一座文化富矿，蚕花娘娘的信仰、太平寺的传说、皇岗书院的文脉，乃至历史上庙会中那些踏高跷、迎龙灯、彩莲船等传统节目，都可以成为

翻开利群村最新的发展规划，“以文化人、以文兴业、以文聚力”的框架已然搭建。

围绕太平寺，村里正在谋划一条禅意小道，沿途设静思角、禅语林，定期组织禅茶品鉴、花道研习、国学启蒙等体验课程，同时开发素斋体验和禅意手工艺品。

太平寺的本觉法师已经在寺院里辟出一间小屋，挂上“皇岗书院”的牌子，定期邀请海宁的书画爱好者来此聚会交流。虽规模不大，但笔墨之间自有传承。

依托利群村文化礼堂，“书香传世”书院扩展区也在推进中。国学讲堂、读书分享会、书画展览将在未来定期举办；对接学校，开设农耕体验和自然教育“第二课堂”，这也在利群村的计划之中。把文化礼堂变成技能培训、电商实训、地方戏曲展演的共有阵地，一门多开、一堂多用。书声曾歇，但皇岗书院的文脉，正重新渗进这片土地。

【叩问】千年文脉，如何“长出”未来？

今天的利群村算不上富裕，但它脚下的土地承载着厚重的“家底”。

利群村皇岗书院的雏形在南北朝时期已然形成，南齐时，学者顾欢著作上便有“黄冈（皇岗旧称）已有学舍”记载。

元至正年间，贾道后人贾执中把家乡义塾扩建为书院，并捐助800亩田为教育基金，聘请刘基等四位名士前来讲学。刘基，便是后来辅佐朱元璋开国的刘伯温。清代许良漠在《过皇冈（皇岗旧称）忆刘青田》中写道：“伯温未奉举，贾马足栖迟。久客皇冈路，终为帝者师。”

贾氏办学卓越，元顺帝特赐匾“凤凰书院”，四方学子慕名而来。明代理学家陈确也曾在此求学。一所民办书院，历经数代而不衰，明代有诗叹曰：“黄冈不见旧时营，箫鼓纷纷会太平。记取六朝乡校在，倚墙好听读书声。”

与书院相呼应的，是太平寺的钟声。据《太平广福寺碑》记载，明代太平寺鼎盛时九楹十三殿，上百间僧房，与杭州灵

隐寺齐名。明嘉靖年间，太平寺僧侣在骑塘与倭寇血战，朝廷赐“崇德报功”匾额。清乾隆下江南时，亲笔题下“历代名山”四个大字。

曾经，皇岗书院、藏书楼、太平寺、贾府、石佛寺在利群村的街道沿河而列。昔日繁华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安静地躺在古籍里、散落在残碑上，并没有真正转化成利群村过日子的本钱。

严炳慧非常清楚这一点。去年，利群村经营性收入310多万元，主要来自四个抱团项目。高速公路和天然气输送管道从村域穿过，产业空间被切割得七零八落。“往工业走，路不通；往农业走，地不多。翻来翻去，手里最有分量的牌，还是文化。”严炳慧的话中带着急切，也带着一种期待。

丁桥镇的不少兄弟村，都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。严炳慧看在眼里，“村里的发展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，但说到底，还是要找到自己的那条路。”